

草

书

编著 / 甘中流

歷代書蹟集萃

中石迹



■审定 / 欧阳中石 ■主编 / 张同印

湖南美术出版社



草

书

甘中流 编著

歷代書蹟集



中石印

审定、欧阳中石 主编、张同印

湖南美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历代书迹集萃·草书 / 张同印主编; 甘中流编. —
长沙: 湖南美术出版社, 2007. 12
ISBN 978-7-5356-2848-0

I. 历... II. ①张...②甘... III. 草书—法书—中
国 IV. J292.2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002319号

历代书迹集萃·草书

主 编: 张同印
编 者: 甘中流
责任编辑: 胡紫桂 彭 英
特约编辑: 李 砺 胡海成
整体设计: 宋 旦
出版发行: 湖南美术出版社
(长沙市东二环一段622号)
经 销: 湖南省新华书店
印 刷: 长沙化勘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 1092 1/16
印 张: 25.75
印 数: 1-3000册
版 次: 2008年9月第1版
2008年9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56-2848-0
定 价: 55.00元

【版权所有, 请勿翻印、转载】

邮购联系: 0731-4787105 邮编: 410016

网 址: <http://www.arts-press.com/>

电子邮箱: market@arts-press.com

如有倒装、破损、少页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序

人类史上，汉语、汉字、汉文是成熟最早的语言文字体系之一。她们的成熟说明了中华文化的灿烂辉煌，而汉字的成熟在“语文”体系中又具有标志性的意义。

“汉字”完备地展示了人类在认识问题上的所有能力，使耳朵和眼睛互相弥补、互相参证，可以综合起来形成完整全面、准确无误地认识对象、表述对象的条件，有“影”有“响”地表述出要表达的内容，让人们假助“耳”、“眼”去传流。应该说，汉字是中华儿女智慧的结晶。

关于汉字的呈现方式，先民们早就意识到必须“善假于物”。

“书”是说：手拿着可以呈现字形的工具做出使“字”呈现出来的活动；“写”是说：把需要呈现的形体摆出来的活动。我们现在可以说，人们最初使“字”呈现出来的方法是“书”，或者说“写”，合起来就并成了一个词“书写”。

“书”有书的方法，有步骤，有方式，有规格，有章法……有各种讲究。一个字如此，两个字也如此，一行字、一篇字都如此，这就是说“书”有多种多样的情况，有多种多样的法度要求，我们“概而论之”，归结到“书法”这个词上，大家在“约定俗成”中逐渐取得了共识。总之，“书法”就是关于汉字书写的一套说法或学问。

但是，我们不能把一幅一幅的作品叫做“书法”，倒是可以把一幅好的作品叫做“法书”，即可以奉之为楷模的书作。历史给我们留下来一些关于书写理论的文献，都属于“书法”涵盖下的宝贵遗产，我们完全相信：现在及将来，一定有许多关于“书写”的理论，这些方面的“学问”一定会越来越丰富。

我们非常庆幸，先民们还给我们保留下来了一大批手写的书迹。有的留在了龟甲兽骨上，有的留在青铜器上，有的留在了山石摩崖上，有的留在了竹简木牍上，有的留在了缣帛上，直至大量使用纸张。由于历史情况不同，各时期的物质条件不同，所以书写的情况也不同。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即条件是越来越好了，汉字的形

体、书写都相应地在发展中。

必须承认,由于文字交流越来越方便,书写被其他呈现方式替代的情况也在很多人身上发生,因而对书写的要求也逐渐在弱化。但果真会被冷落到渐渐不存在吗?这是一个严峻而残酷的问题。

我觉得可以提出一些质疑来供大家研究:文字的书写可以完全被废置吗?若果真如此,那毛笔会消失,钢笔、圆珠笔也会消失……但电脑就不会被废弃吗?按这个思路想下去,会不会将来连手也会被废掉呢?不敢说不会,但那种境地的到来是没法设想的,难以推想那将是多少世纪之后了。

也许只有在光顾者渐少的情况下,才更能显示出书写的不平凡与高贵,才会更需要我们加倍地珍爱。

我们把先民们留下的这份珍贵遗产仔细地加以整理,发现她们的光辉虽不如其他艺术那么耀眼,但那怡人的气息、飞扬的神采和令人不期而自来的温馨,都使我们深刻地意识到它在生活中的不可或缺。我们有这么得天独厚的家底,理应竭力将其发扬光大下去。

现就我们的可能,尽量理出一个头绪,请读者亲自目睹一下前人书作遗迹,前前后后地进行比较和研究。虽不及真迹,但也相去不远,可以略知大概。初学者若因此而得其门径,进而深入堂奥,则编者幸甚矣。

中石于 2008 年 4 月

目录

第一章	汉代草书	001
第二章	魏晋南北朝草书	017
第三章	隋、唐、五代草书	111
第四章	宋代草书	143
第五章	元代草书	193
第六章	明代草书	227
第七章	清代草书	352

第一章 汉代草书

中国文字中的草书向来与篆、隶、楷、行并列。从文字学的角度来看，草书与行书实际上都是辅助性字体，都是在正体基础上的简化写法。

草书的源头可以追溯到战国时期。在当时秦国文字的俗体演变为隶书的过程里，就出现了一些跟后来的草书相同或相似的草率写法，如把“止”写成“z”之类。隶书基本成形之后，这些草率写法作为隶书的俗体继续使用。所以，草书不仅只是隶书的草化，它还继承了由篆书向隶书演变时期的一些草率写法。

草书的演化并不是一朝一夕得以完成的，从现在的考古资料及研究成果来看，这个演化期大约有二百年左右(战国晚期至公元前24年左右)。在使用古隶的简牍里，可以看到整简、整牍的字都写得相当草率的例子。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的一部分古书抄本，其中一些写法跟后来草书的偏旁相同。但是绝大多数字虽然写得草率，字形构造却仍然跟一般的古隶没有多大区别。所以这些简牍的字体只能看做是草率的隶书，而不能看做狭义的草书。

从居延汉简中有明确纪年的那些简来看，西汉武帝晚年和昭帝时代的简上只有草率的隶书；元帝简中如登记号为562.3A的永光元年(前43年)简，其字体已有浓厚的草书意味；当然，从现有的材料来看，纯粹的草书到王莽时期已经很成熟了，如《王骏幕府档案》，为天凤(16年)的作品。可以说，至少在这个时期，或这个时期以前，草书已经定型。

东汉时期的草书比西汉的草书成熟，而且，和西汉简中草、隶杂糅为多的现象相比，东汉简牍中纯粹的草书简明显增多了，这与古书所反映的关于草书在东汉比较流行的情况相合。从简书看，东汉时期，草书达到了很高的水准。我们还可以通过几件简牍草书作品，了解到这个时期草书的基本面貌。如东汉光武帝建武三年(27年)《居延误死马驹册》(图6)虽然还没有像皇象所写《急就章》那样法度森严，但已经具备了草书的基本规模。这个作品所表现的豪迈与自由又是成熟时期的章草所不具备的。笔画断处顿挫有节、峻爽，连笔婉转飞扬，充分体现了毛笔书写的弹性与魅力。居延出土的其他一些东汉时期的简牍也都说明草书在东汉时期为一般书吏所习用。这些简牍应该都是当时地处边陲的一些胥吏记事的草草之作，不能完全代表当时草书的水平。即使这样，我们依然能够从他们这些草草之作中体会到汉代草书艺术自然质朴的艺术魅力。

从这些真迹来看，绝大部分的草书与定型期的章草有一定差别。这些最初的草书应该是章草的雏形，我们把这种形态的草书称之为古草，或者说是章草的前期形态。

这里我们要特别指出的是，古代典籍中习惯于把今草以前的草书统称为章草，这是因为当时的人们没有看到汉朝草书真迹，而沿用历史上一些传说。章草的名称起源是东晋以后的事情，汉代并没有章草之名。东汉崔瑗的《草书势》中提到“草书之法，盖又简略”；西晋卫恒的《四体书势》中也只有草书之名，泛指汉以来的草书；

东晋王羲之的杂帖中有“皇象草草旨信送之，勿忘，当付良信”之语，开始将这俩字连到一起；南朝刘宋时期虞龢《论书表》载：“（王羲之）尝以章草答庾亮。亮以示翼，翼叹服，因与羲之书云：吾昔有伯英章草书十纸，过江亡失，长叹妙迹永绝，忽见足下答家兄书，焕若神明，顿还旧观。”其后，章草之名则经常见于书论之中。如王僧虔《论书》中说“郗愔章草，亚于右军”。东晋以后之所以将东汉、三国时期的草书名之为章草，是为了将这个时期的草书与东晋时期日益成熟的新型草书（今草）相区别。我们知道，今草在东晋基本成熟之前，经历了很长一段孕育期。在这个孕育期的早期，今草与章草还是浑然一体的，统称为草书，只是在今草成熟之后，人们发现草书已经出现了两种不同的形态体系，为了区分这两种不同形态的草书，便先有了章草之名。

从书法史上看，东汉末年章草基本定型。《淳化阁帖》中有张芝的《八月九日帖》，与三国时期吴国皇象的《急就章》比较接近，可以看做是章草最早的一件作品。至于历史上传说西汉史游作《急就章》，又说东汉早期杜度擅长章草，因为没有真迹流传，很难确认。值得一提的是，东汉崔瑗写了一篇《草书势》，文中对草书的美做了充分的描述，其文曰：“观其法象，俯仰有仪，方不中矩，圆不副规。抑左扬右，兀若竦崎，兽岐鸟只，志在飞移，狡兔暴骇将奔未弛。”说明在东汉中期，人们开始将草书作为美的艺术来对待，崔瑗本人据说就是一位草书大家。这个时期的大书法家张芝，对当时的草书发展起到了很重要的推动作用，就连自视甚高的王羲之也非常推崇他的艺术成就。三国魏人韦诞学张芝书，赞曰“超前绝后，独步无双”，谓为草圣。据史料记载，张芝真迹在东晋时已属罕见。东晋庾翼曾言及在永嘉之乱过江南时，将张芝草书十纸丢失，常有“妙迹永绝”之叹。南朝时期皇家开始留心收藏，虞龢《论书表》云：“大凡秘藏所录，……张芝缣素及纸书四千八百廿五字，年代既久，多是简帖。……又有范仰恒献上张芝缣素书三百九十八字，稀世之宝。”这些收藏是否都是真迹，尚属疑问。因为在南朝时，伪作已经出现，造假者为了牟利，作伪技术达到了很高的水平。

现在，我们所见的张芝书迹都是刻本。其中章草作品《淳化阁帖》卷二《秋平凉善帖》，章草六行，每行之间的距离开阔，整体感更强，法度完备，与西陲出土的那些简牍草书遗迹相比，不可同日而语。至于《淳化阁帖》中署名张芝的《冠军帖》等大草，则很难将它归属到张芝名下。宋朝黄伯思说：“前《知汝殊愁帖》以下五帖（包括《冠军帖》），米（米芾）云皆长史（张旭）书，信然。但帖中有云：数往虎丘，祖希，张玄字也。玄之与大令同时，虎丘地在江左。当是长史书二王帖辞耳。”其说应该接近历史事实。

值得一提的是，东汉末年，在张芝的影响之下，敦煌地区兴起了学习草书的热潮。赵壹《非草书》说当时学习草书的人“专用为务，钻坚仰高，忘其疲劳，夕惕不息，仄不暇食。十日一笔，月数丸墨。领袖如皂，唇齿常黑。虽处众座，不遑谈戏，展指画地，以草判壁，见觶出血，犹不休辍”，在这些狂热研习者中，也出现过一些草书家，如《非草书》中提到的梁宣、姜诩等，还有张芝的弟弟张昶，只不过，他们都没有留下草书作品。从敦煌地区的草书热中，我们也可以看出，草书在这个时期已经成为热门艺术，很多士大夫也都参与其中，提高了草书的艺术境界和社会地位。



图1 新 (王莽), 《居延出土简书》(局部), 甘肃省博物馆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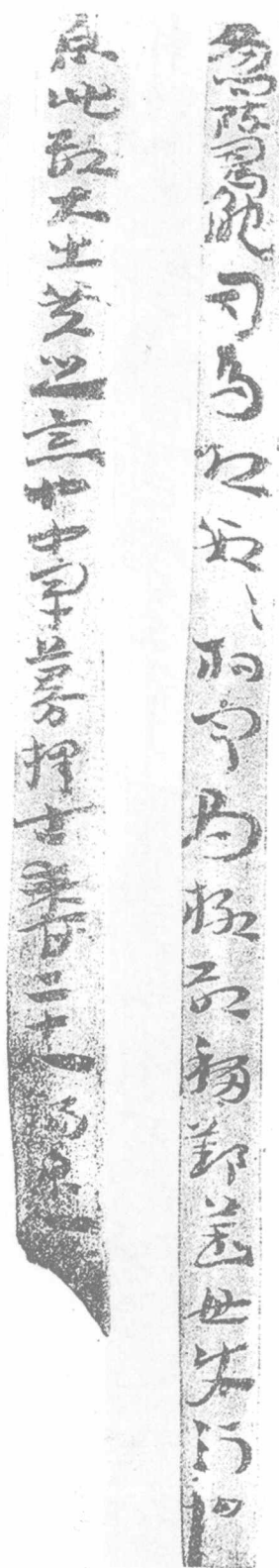


图2 新(王莽),《敦煌出土王骏幕府档案》(局部),甘肃省文物考古所藏。



图3 新(王莽),《敦煌出土王骏幕府档案》(局部)。



图4 新(王莽), 《敦煌出土王骏幕府档案》(局部), 甘肃省文物考古所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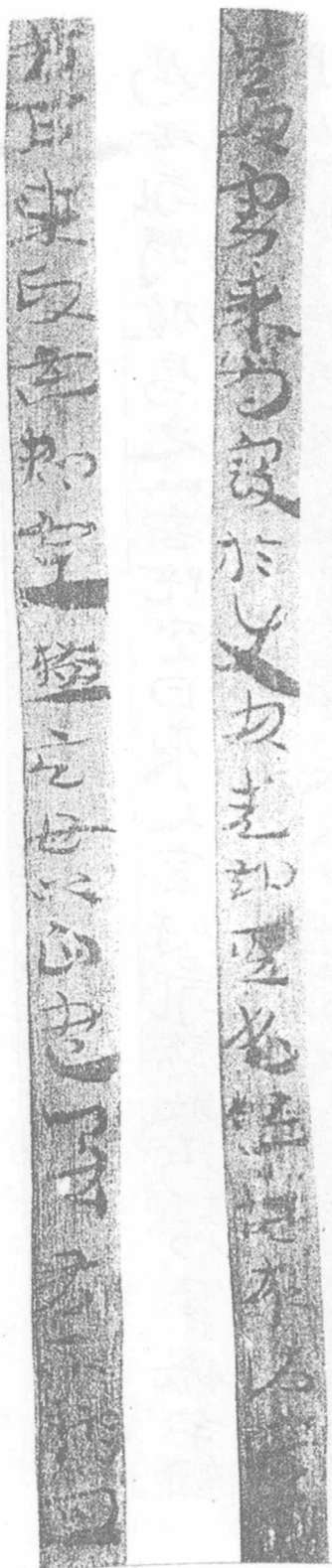


图5 新(王莽),《敦煌出土王骏幕府档案》(局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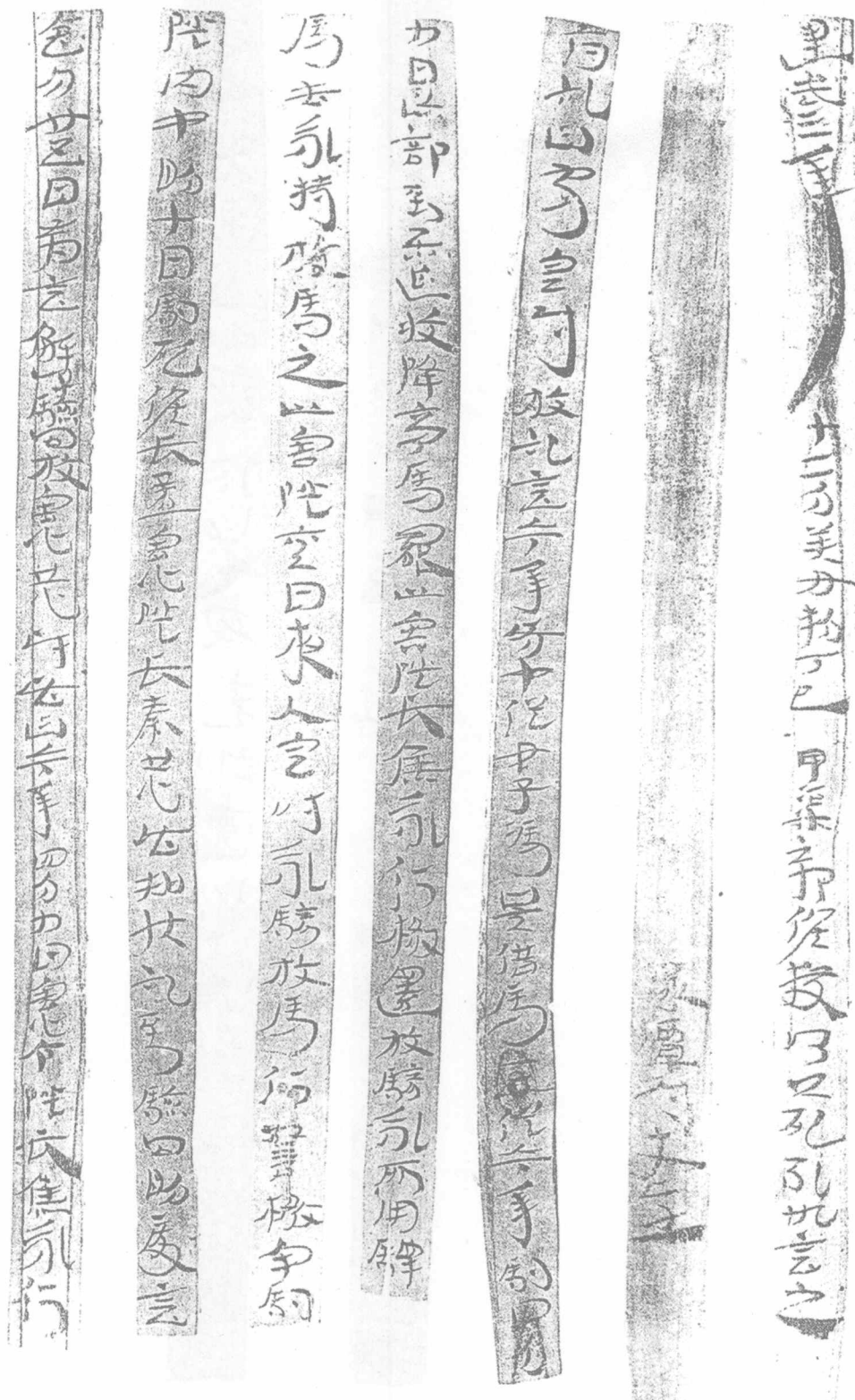


图6 东汉，《居延出土爰书误死马驹册》（原大），甘肃省博物馆藏。



图7 东汉，《爰书误死马驹册》（局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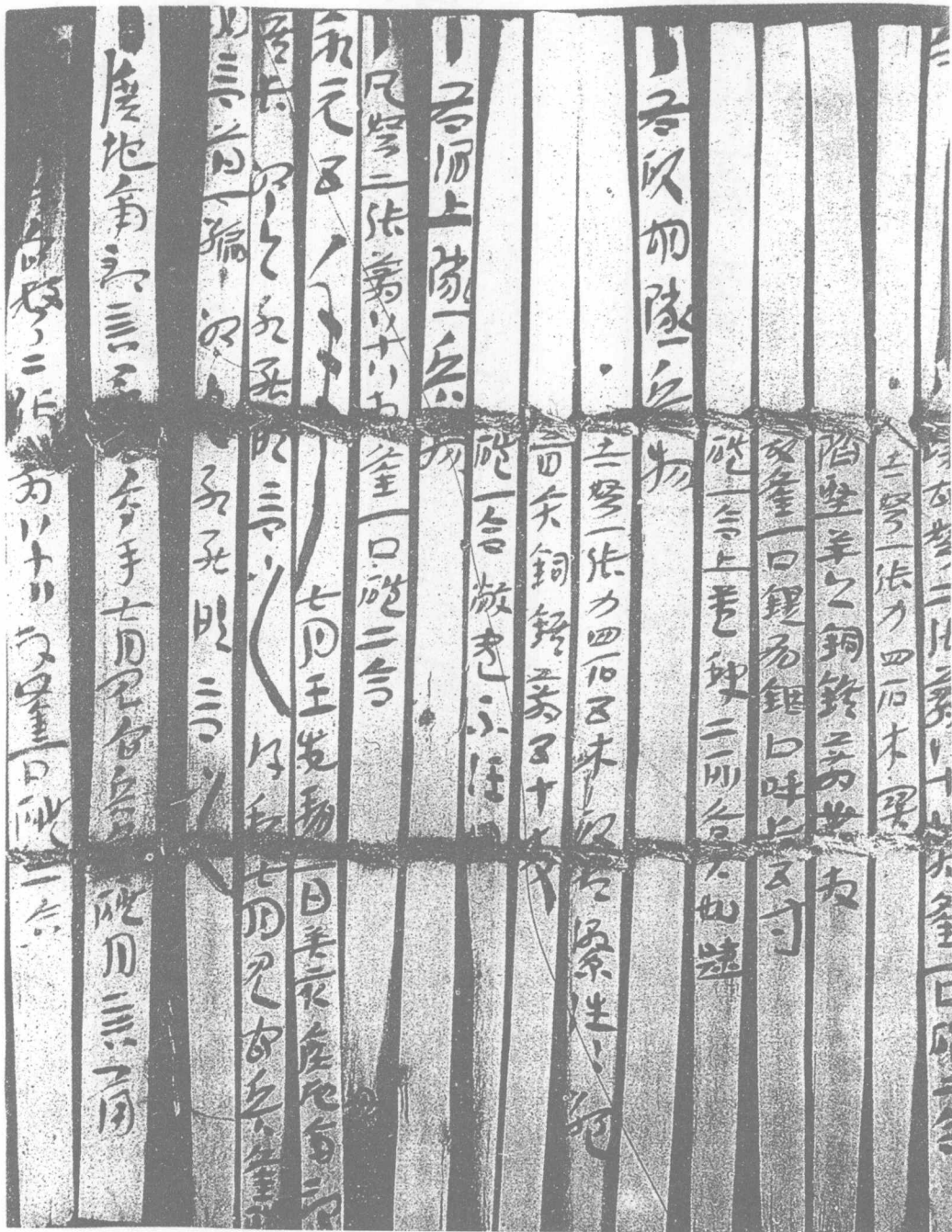


图8 东汉，《居延出土永元兵物簿》，中国台北“中央研究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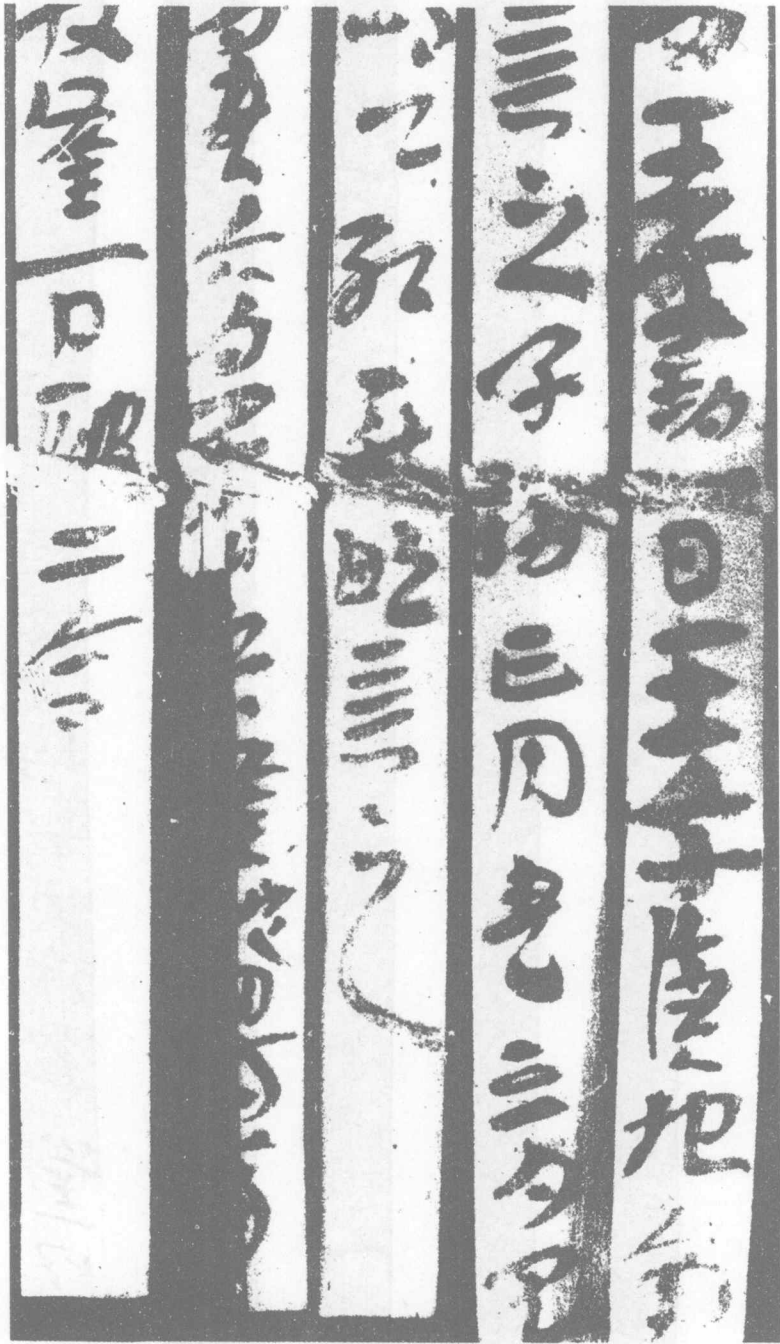


图9 东汉，《永元兵物簿》（局部）。